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偶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溫

謹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闕

明雪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遺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角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改。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已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鵒來巢。師已抹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竟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蜃而去。夏王禘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蜃流于庭。化為

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為吉祖已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

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莢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莢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莢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土。則鷹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穀。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為災。或為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善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為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

禾朱草螢焚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其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遶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寶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為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為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

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言到今不寔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氾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舉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霧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

竇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卻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葵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大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荊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

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聖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問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

美里關鎬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太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慟。但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動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燄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

為陽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久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數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數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癰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癰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觀見，信以為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癰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